

## 蔡梦弼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版本流传考

陈尚君 王欣悦

**编者按：**蔡梦弼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刻本凌乱，各家所藏宋代残本间的递藏关系如何，50卷系统是否尚能拼合全帙，以及现存两个系统之间卷次关系、内容消长等问题尚待解答。本文试对其版本情况作一整理，以期掌握现存各本源流及优劣，从而选择恰当的阅读及工作底本。并通过对所见各版本的比对，整理蔡笺从50卷本到40卷本的演变过程，为今后利用蔡笺的方式提供参考，重新认定40卷本系统的价值及黎庶昌刊刻“《古逸丛书》本”的意义。

**关键词：**杜工部草堂诗笺；蔡梦弼；版本

**中图分类号：**G256.22

**文献标识码：**A

**文章编号：**1009-1017(2011)05-0020-07

蔡梦弼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（下文简称“蔡笺”或“草堂诗笺”）为南宋杜集的重要版本之一，并在编年、笺释等方面，为奠定杜诗学基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然其刻本凌乱，在宋代即分出50卷及40卷两系统。蔡梦弼有跋语云：“梦弼因博求唐宋诸本杜诗十门，聚而阅之，三复参校，仍用嘉兴鲁氏编次先生用舍之行藏、岁月之先后，以为定本。……离为五十卷<sup>①</sup>目曰《草堂诗笺》。”则“50卷本”乃蔡笺原貌。而所称的“40卷本”，实为“正集40卷”加“补遗10卷”本，姑称其为“40卷本”，以示区别。

由于“50卷本”面世不久即严重散佚，此系统的流传几近中断。与此同时，坊间拼合而成的“40卷本”竟成此书通行之唯一版本，自黎庶昌《古逸丛书》影印之后，影响深远，而蔡笺原貌难以得见。认清这样的现状，学者在利用蔡笺时不免产生困惑，往往只敢引用两系统一致的前19卷内容作为论据，如此大大影响了蔡笺的价值。

《草堂诗笺》的版本情况，万曼《杜集叙录》、洪业《杜诗引得序》、周采泉《杜集书录》、张忠纲等《杜集书目提要》及《杜集叙录》皆有部分论述，陶喻之在《关于上海博物馆藏南宋刻本“杜工部草堂诗笺”残册》<sup>②</sup>一文中亦有初步整理。然仍有不少问题尚待解答：如各家所藏宋代残本间的递藏关系如何，50卷系统是否尚能拼合全帙，以及现存两个系统之间卷次关系、内容消长等。

本文试对其版本情况作一较为全面的整理，以期掌握现存各版本的源流及优劣，从而选择恰当的阅读及工作底本。并通过对所见版本的比对，整理蔡笺从50卷本到40卷本的卷次演变过程及内容消长，为今后对蔡笺的利用方式提供参考，并重新认定40卷本系统的价值及黎庶昌刊刻“《古逸丛书》本”的意义。

### 一、50卷本系统概述及其流传情况

刻本为半叶11行行19字，故又可称11行本。每卷表明作诗时、地，按年编辑，卷50为逸诗、拾遗。外集1卷，为倡酬、附录。现存宋刻本、影宋抄本和《中华再造善本》本，卷帙皆不全。另有一清抄本现藏国图，称为50卷本，然行款与40卷系统同，未见原本，姑且存疑。然朱鹤龄作《辑注杜工部集凡例》称：“杜诗编次，诸本互异，惟《草堂诗笺》觉有伦理。”又云：“惟赵次公、黄鹤、蔡梦弼三家得阅其全注。”

<sup>①</sup> 周采泉云：宋刻原序作“离为五十卷”，《集千家注》多改为“若干卷”，《杜诗详注》前引此跋篡改更多。（《杜集书录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79页。）

<sup>②</sup> 陶喻之《关于上海博物馆藏南宋刻本“杜工部草堂诗笺”残册》，《杜甫研究学刊》2005年第4期。

收稿日期：2011-03-18

作者简介：陈尚君（1952—）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

王欣悦（1985—），女，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。

①朱鹤龄以蔡笈编次见长，故用作底本，则其所见当为 50 卷系统本。

## 1、南宋建阳刊本

11 行 19 字，注小字双行行 25 字，细黑口，四周双栏，左栏外上方记卷数叶数。每卷前题“嘉兴鲁豈编次”、“建安蔡梦弼会笈”，卷末间或题有“云衢俞成元德校正”。宋讳缺笔至“廓”字，似为嘉泰元年成书后不久，建阳书肆第一刻本。此版现存多个残本，拼合后可得全帙。

### (1) 李盛铎藏本

现存 28 卷：卷 23-28、31-50 及外集 1 卷，其中卷 42 的 14-16 叶为抄配，另抄配卷 29、30。行间有朱笔校点痕迹，天头偶有墨笔校语，皆不知其人，傅增湘 1930 年夏曾借校。钤有汲古阁、敷槎昌龄等各家藏印<sup>②</sup>。即邵亭所云：“袁方瑛得宋刻残本，自 23 至 50 卷，系汲古阁毛扆所藏，闻其后获前半宋残本<sup>③</sup>，合之以全。”<sup>④</sup>此残本后归李盛铎，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。

另有残册持藏于上海博物馆，有传序碑铭一卷，半叶 10-11 行不等，行 16-17 字不等。另有诗话 2 卷，11 行 19 字，有书耳，行款及钤印与此本正同<sup>⑤</sup>。

### (2) 朱大韶藏本

现存 43 卷：卷 4-20、22-35、39-44、48-50，抄配卷 1-3，摹写极精。钤有文徵明、王宠、朱大韶、荣庆堂、季振宜各家藏印，<sup>⑥</sup>此本后归涵芬楼，今藏于国家图书馆。

傅增湘所见时仅存卷 1-19、22-23、27-35、48-50，<sup>⑦</sup>《涵芬楼烬余书录》所载亦同。而今国图所藏，确有卷 24-26、39-44，以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之卷 24-26、39-41 比对，行款印章皆合，或为其后收配。

### (3) 周九松藏本

傅增湘 1926 年曾借校，言其尚存 18 卷：卷 4-8、11-12、14-20、27-28、43-44。另有目录 30 叶（卷 3-31）<sup>⑧</sup>。钤有“毘陵周氏九松迂叟藏书记”印，朱文钧、蒋汝藻递藏<sup>⑨</sup>，后归涵芬楼。而《涵芬楼烬余书录》载其尚存“目录卷 3-31，卷 4-9（9 仅一叶），卷 14-20、27-29（后 2 卷均不全），卷 40-44”。则多出卷 40-42，未知孰是。亦不知此本今藏何处。

### (4) 海虞瞿氏藏本<sup>⑩</sup>

现存 26 卷：卷 26-50，外集 1 卷。钤有文徵明、季振宜、富察昌龄、汪士钟各家藏印<sup>⑪</sup>，有佚名批点。后归海虞瞿氏铁琴铜剑楼，今藏重庆市图书馆。

### (5) 杜甫草堂藏本

存目录及卷 14-22，前配有 40 卷本系统宋本卷 1-13。李一氓 1964 年夏于济南收得，归之成都杜甫草堂。卷首有其题识，详记卷次行款及钤印。暂不赘述<sup>⑫</sup>。

## 2、影宋抄本

① 朱鹤龄注，韩成武等点校：《杜工部诗集辑注》，河北大学出版社，2009 年，第 21 页。

② 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记其藏印有：虞山毛氏汲古阁考藏、毛表之印、东吴毛氏图书、虞山毛表奏叔家藏书、奏叔、叔邦后裔、素心人、毛奏叔氏、古虞毛氏奏叔图书记、毛表、汲古阁图书记、汲古阁、字奏叔、海虞毛表奏叔图书记、昌龄、谨斋、谨斋昌龄、墨香亭、昌龄私印、董斋印、昌龄之印、晋衡、董斋图书、墨香堂书画、龄、稻香草堂、长白敷槎氏董斋昌龄图书记。

③ 李盛铎所藏另有 40 卷本系统之残本，存卷 1-18、20-40，查《涉园所见宋版书影》所载书影，正有袁芳瑛之“卧雪庐袁氏藏书”印，或即袁所谓“前半宋残本”。

④ 莫友之撰、傅增湘订补、傅熹年整理：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目录》卷 12 上，中华书局，1993 年，第 79 页。

⑤ 陶喻之《关于上海博物馆藏南宋刻本“杜工部草堂诗笈”残册》，《杜甫研究学刊》，2005 年第 4 期。

⑥ 钤印有：玉兰堂、华亭朱氏珍藏、大宗伯印、荣庆堂、季振宜字洗兮号沧苇、古吴王氏、圆明、海盐张元济经收、涵芬楼、涵芬楼藏等。

⑦ 莫友之撰、傅增湘订补、傅熹年整理：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目录》，1993，中华书局，卷 12 上，第 80 页。

⑧ 莫友之撰、傅增湘订补、傅熹年整理：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目录》，1993，中华书局，卷 12 上，第 80 页。

⑨ 《涵芬楼烬余书录》，《张元济古籍书序跋汇编》，2003，商务印书馆，第 654 页。

⑩ “古籍善本导航系统”所载该书为白口，其余行款皆合，不知何故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及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皆不记行款。

⑪ 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所记藏印有：玉兰堂、季启、季沧苇图书记、长白敷槎氏、谨斋昌龄图书印。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目录》中记其有汪士钟藏印。汪士钟《艺芸书社宋元本书目》有著录。

⑫ 详见：肖玲《李一氓杜集题跋》，《杜甫研究学刊》，1994 年第 3 期。

瞿氏铁琴铜剑楼有影宋抄本，时代不详。共 22 卷：卷 1-20、22-23。11 行 19 字，小字双行，白口，四周双边。今藏国家图书馆。

### 3、清抄本

12 行 20 字，小字双行 26 字，无格<sup>①</sup>。卷 50 为外集，附诗话 2 卷、年谱 2 卷。有钱泰吉跋，周采泉《杜集书录》记其原跋，云与《甘泉乡人余稿》文字不同，似亲见此本。又云此本“编年诗 49 卷，鲁豈编次”，则可暂定为其 50 卷本系统抄本。现藏于国家图书馆。

### 4、《中华再造善本》本

2006 年出版，共 2 函 17 册。因其拼合 2 种残本影印，故单列为一种，以便区分。牌记云：据国家图书馆（即上文“朱大韶藏本”）及北京大学图书馆（即上文“李盛铎藏本”）藏宋刻本影印。比对藏印可知，卷 1-19、22-35、39-41、48-50 皆据朱大韶藏本影印；卷 36-38、42-47 据李盛铎藏本影印；卷 20-21 缺。依著录，朱大韶藏本即有卷 20，不知何故未曾影印。而成都杜甫草堂藏本存有诸家所缺之卷 21，亦未曾影印，实为遗憾。

## 二、40 卷本系统概述及其流传情况

40 卷本始于南宋坊市之陋刻，以正文 40 卷另附补遗 10 卷而成，亦有附诗话 2 卷、年谱 2 卷、题跋传序碑铭 1 卷者。因此系统各本皆为半叶 12 行，故又可称 12 行本。此系统与 50 卷本系统的区别详见后文，先述其版本情况如下：

### 1、宋刻本：

12 行 20 字，注小字双行行 26 字。为南宋末年坊刊本，似为 40 卷本系统之祖本。<sup>②</sup>

#### (1) 测海楼藏本

扬州吴氏《测海楼旧本书目》著录一残本，白口单边，存卷 1-3、9-12，年谱 2 卷，诗话 2 卷。现不知去向。

#### (2) 李盛铎藏本

李盛铎亦有一藏本，仅缺第 19 卷。《涉园所见宋版书影》载其手跋及书影，12 行 20 字，《文禄堂访书记》记其为 11 行<sup>③</sup>，误。有袁芳瑛等藏印<sup>④</sup>。

李盛铎跋云：“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四十卷，传本极渺，嘉道以来藏宋槧称富者，无过黄尧圃、张月霄，诸君皆未之见，罕可知矣。近今黎莼斋使搜自东瀛，刻入《古逸丛书》中，然其跋自称为拙匠改易行款，遂失其真，则欲观宋本真面目，仍非此莫属。惜缺第十九卷，暇当以黎本景写补之。乙酉长至后二日重装因记。盛铎。”<sup>⑤</sup>

《经籍访古志》著录云：“无序及跋文，卷首‘临川黄鹤集注’、‘建安蔡梦弼校正’，或题‘嘉兴鲁豈编次’，‘建安蔡梦弼会笺’。各卷题目亦不一……每半叶 12 行行 20 字，注 26 字。界长六寸五分，幅四寸五分，玄、徵、贞、匡、慎、敦、树等字缺笔，格外标记卷数叶数。板式大小、广狭不一，补刊亦颇多卷。有妙觉寺常住日奥及日典两印。”<sup>⑥</sup>翁方纲另有跋，见《复初斋文集》，《古逸丛书》本亦将其覆刻于跋中。

此当为黎庶昌从东洋所得之南宋本，即《古逸丛书》本前 40 卷之底本。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<sup>⑦</sup>。

#### (3) 草堂藏本

存卷 1-13，成都杜甫草堂藏，与 50 卷本系统之卷 14-22 拼合收藏，见上文。此拼合本为下文方功惠

① 据国图目录转录，然此本自 50 卷本抄出，竟抄为 12 行，颇为可疑。

② 郑庆笃、焦裕银、张忠纲、冯建国等编着《杜集书目提要》，1986，齐鲁书社，第 26 页。

③ 此书同为王文进所编，所指亦李盛铎藏本缺 19 卷，当是一本，误记行款耳。

④ 铃印有：太史曾孙、华生、卧雪庐袁氏藏书、袁印芳瑛、漱六、陇西砚农、手自校定、雪卢清赏、古湘南袁氏藏书画印等。

⑤ 陶湘、王文进编《涉园所见宋版书影》，2003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第 69 页。

⑥ 《经籍访古志》，《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》，2003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第 359 页。《古逸丛书》本后附此段解题时误刻为“半叶十二行二十七字”。

⑦ 善本导航系统言其为细黑口左右双边，而所见其第一页书影实为单边，不知何故。

碧琳琅馆粤东刊本之祖本。

## 2、元刻本：

12行19-20字不等，注双行25-26字，黑口，左右双栏。桂轩陈氏大德年间刊本。

### (1) 内阁文库藏本

首年谱、次目录，目后有“桂轩陈氏大德重刊”牌记。藏于日本内阁文库，傅增湘1929年11月19日曾借观<sup>①</sup>。

### (2) 上海图书馆藏本

40卷全。前有目录1卷，后附外集1卷、补遗10卷、诗话2卷、年谱2卷及传序碑铭1卷。有朱承爵跋：“注诗所以便学者探得作者之意乃为有益，徒详其出处，则乖也。蔡氏注杜集最得其法，有足取者。舜城朱承爵记。”

现藏于上海图书馆。后有《中华再造善本》2005年影印本，共4函32册。

### (3) 国家图书馆藏本

仅存补遗10卷、外集1卷。

## 3、高丽本：

朝鲜世宗13年曹致刊本，12行20字，注双行26字。附有诗话2卷、年谱2卷、传序碑铭1卷、补遗10卷、外集1卷。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云：阙卷9、25，其卷5、6、7、8各存一叶而已，余卷亦有缺叶。后有朝鲜都观察黜陟使曹致官衔8行，又刻“禅师蹬云”等15行，皆右行，与黎刻同。当是《古逸丛书》后11卷之底本。有“黔男子”、“遵莪黎庶昌”、“成都胡延紬经室藏书”、“慈圣御赐湘畹清芬”、“嵯峨藏”等藏印<sup>②</sup>。

钱谦益绛云楼所藏，亦疑似此本<sup>③</sup>。

此为黎庶昌所得之“高丽本”，《古逸丛书》本后11卷之底本，后归涵芬楼，傅增湘1926年经眼。现藏国家图书馆<sup>④</sup>。

此本朝鲜数次刊刻，多为木版本，亦有写本，仅韩国即藏有十多种。<sup>⑤</sup>

## 4、东洋本：

据上文宋刻“东洋藏本”覆刻，即《抱经楼藏书志》著录之东洋“覆宋刊本”，其后列卷首序跋之目次<sup>⑥</sup>。未记行款。

## 5、粤东本：

清光绪元年（1875）巴陵方功惠碧琳琅馆刊本。12行20字，小字双行26字，黑口，左右双边。共22卷，卷1-13属40卷本系统<sup>⑦</sup>，目录及卷14-22属50卷本系统。

前有陈澧序：“近者方柳桥太守得《诗笺》元刻本于南海吴荷屋中丞家。……以四库所未有，乃付割剞，使复流传于世。钱塘汪养云大使为之校讎。刊板甫毕，大使入都，过还其乡，见其友有宋钞本《草堂诗话》及赵子栎、鲁豈所撰《杜工部年谱》，乃借抄藏于行篋，返粤以赠太守。……太守并刻之。”<sup>⑧</sup>其祖本为现藏成都杜甫草堂的宋残本之拼合本<sup>⑨</sup>，序中误言底本为“元刻本”。

此本今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等皆有藏。

## 6、傅增湘藏影宋本

① 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1983，中华书局，第1026页。

② 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1983，中华书局，第1028页。

③ 周采泉《杜集书录》有辨，第68页。

④ 然国图目录仅存两种缩微制品，原本不知去向。

⑤ 张忠刚等编：《杜集叙录》，齐鲁书社，2008年，第91页。

⑥ 《抱经楼藏书志》卷51。

⑦ 《藏园群书题记》云：“光绪初巴陵方柳桥翻宋本于粤东，言宋本得之吴荷屋家，为卷二十有二，盖亦未完本也。检卷七卷十卷十二各叶注文，其妄补与高丽本正同，疑宋时初刻，岁久残缺，坊贾率意足成，于是一覆于朝鲜，再覆于扶桑，三覆于羊城，谬种流传，遍海内外。”则其所捡恰为12行本之卷数，此本卷14-22保留11行本面貌，弥足珍贵。

⑧ 转录自郑庆笃、焦裕银、张忠纲、冯建国等编着《杜集书目提要》，1986，齐鲁书社，第26页。

⑨ 周采泉《杜集书录》，第75页。

时代不详。12行20字，注小字双行行25-26字，细黑口，左右双栏，“破碎已甚，与《古逸丛书》本同，每卷有九松迂叟图记。”<sup>①</sup>

### 7、《古逸丛书》本

清光绪间遵义黎庶昌于日本东京使署影刻，题“覆麻沙本杜工部草堂诗笺”。各子目行款不一，大体为12行20字小字双行25字，黑口，左右双边，双鱼尾。格外标记卷数叶数，书末署“日本东京 木村嘉平刻”。其跋文称前40卷据宋麻沙本（即上文宋刻本之“李盛铎藏本”）影刻，补遗10卷及外集1卷据高丽本影刻。

其中国家图书馆藏有王国维校本和傅增湘校本。

1919年上海文瑞楼影印此本。

1936年商务印书馆《丛书集成初编》影印此本。后中华书局再次影印。

1977年日本吉川幸次郎编《杜诗又丛》影印此本。

1997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此本。

2002年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此本。

## 三、50卷本与40卷本卷次关系

据以上两种系统的流传现状可以猜测，蔡笺初刻为50卷11行本，然散佚严重。以至不久后他处欲复刻，所得已非全本。如傅增湘所言：“盖宋麻沙本所据必有缺卷缺叶，坊贾任意接连，或有缺失，更别采他注以补之。”<sup>②</sup>而此本遂以全帙的面貌出现。50卷本虽有残本存世，然后人覆刻，难免欲求全帙，加之残本不易得见，故谬种流传，而蔡笺原貌遂不见天日。

本文欲考察两系统间关系，遂以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之50卷系统本（后文简称“影宋本”），加巴陵方功惠碧琳琅馆刊本（后文简称“方本”）之20、21卷，作为50卷本系统的工作底本。对40卷本系统的考察，则主要针对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上图所藏之元本（后文简称“影元本”）以及“《古逸丛书》本”（后文简称“黎本”）展开。

经过比对，从50卷本到40卷本的演变中，共遗漏诗歌4首：卷20之《诣徐卿觅果子栽》，卷46之《入乔口长沙北界》，卷47之《夜》以及《奉赠李八丈判官曛》。

诗歌次序变化较大，特于叙述之后列一对照表（见表1），以便说明。

40卷本的前19卷与50卷本完全相同，其后次序开始混乱，然基本呈版块式移动。有的是整卷遗漏后，于补遗中整卷补全：如50卷本的卷21即40卷本的补遗卷2（下表中简称“补2”）。有的则被打散，出现在40卷本正集和补遗的几处地方：如50卷本的卷20，就零落在40卷本的卷25和补遗1两卷中。但局部来看，几首诗歌之间的顺序仍是保持原样的，故称其为“版块式移动”。

为表现这样的特点，表中特意在40卷本的相关卷数后标上字母，以说明版块在40卷本中出现的位置及前后关系。如在40卷本中，“卷25B”就紧接着“卷25A”之后。而“+”的前后，则记录了40卷本中这几个版块诗歌在50卷本中的前后关系。如50卷本中卷20的第一部分内容出现在40卷本的“卷25A”，紧接着的第二部份内容，则出现在40卷本的“补1A”。

个别40卷本遗漏的诗歌及其位置差别，记录在相应卷数所对应的“说明”一栏。

表1、蔡笺50卷本与40卷本卷次对照表

50卷本	40卷本	说明
卷1->卷19	卷1->卷19	
卷20	卷25A+补1A	“卷25A”缺《诣徐卿觅果子栽》一首；“补1”前两首次序颠倒
卷21	补2	

① 莫友之撰、傅增湘订补、傅熹年整理：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目录》，1993，中华书局，卷12上，第80页。

② 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1983，中华书局，第1026页。

卷 22	补 3A+补 6D+补 3B	
卷 23	补 4A	
卷 24	补 5	
卷 25->卷 29	卷 20->卷 24	
卷 30	补 6A+卷 25B+补 6B	
卷 31	卷 26	
卷 32	卷 27A+补 6C+补 6E	
卷 33	补 7	
卷 34	补 8A+卷 25C	
卷 35	卷 28	
卷 36	卷 29	
卷 37	卷 30	
卷 38->卷 42	卷 31->卷 35	
卷 43	补 8B	
卷 44	补 9A+卷 27B+补 9C	
卷 45	卷 36	
卷 46	卷 37A+补 10B+卷 37B	“卷 37A” 缺《入乔口长沙北界》
卷 47	卷 38A+补 10C+补 4B+补 9B	“卷 38A” 缺《夜》；“卷 10C” 缺《奉赠李八丈判官曛》
卷 48	补 10A+卷 38B	
卷 49->卷 50	卷 39->卷 40	

综上所述，今日关于蔡梦弼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的各种工作，最好以 50 卷本系统为底本展开。具体来说，即以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之宋刻本加成都杜甫草堂本之 20、21 卷，合成蔡笺应有的原貌。考虑可行性，卷 20、21 或可以清抄本或粤东本替代。

鉴于 50 卷本系统至今尚无完整刊行的版本，且残本并不易见，则 40 卷系统的本子也是可以满足基本的阅读需要的，只在诗歌排列的次序上不可轻信。在这一点上，上表也可提供参考。

#### 四、“影元本”与“黎本”的异同

自南宋至晚清，50 卷本系统几近湮没。黎庶昌在东洋获得 40 卷系统的宋本，又收有高丽本加以补充，使得蔡笺的内容得以广泛流传。其跋曰：

“予所收《草堂诗笺》，有南宋、高丽两本。宋本缺补遗、外集十一卷。今据以覆木者，前四十卷南宋本，后十一卷高丽本。两本俱多模糊，而高丽本刻尤粗率，然颇有校正宋本处，即如陈景云所指‘何假将军佩’，‘佩’字宋本元作‘盖’，是其一也，今从高丽本正之。原书每卷首叶第二、三行，或题‘嘉兴鲁豈编次，建安蔡梦弼会笺’，或单题‘嘉兴鲁豈编次’；亦间有不题者。补遗卷中或题‘临川黄鹤集注，建安蔡梦弼校正’，或单题‘临川黄鹤集注’，至第十卷则又题‘嘉兴鲁豈编次，建安蔡梦弼会笺’。梓人木邨嘉平病其不一，仅存正补两首卷题名外，余皆削去，使归一律，而将行款逐卷移前，费此苦心，不知其与原本不合也。刻成后始知之，已追改不及。附识于此，无令读者滋疑。黎庶昌记。”<sup>①</sup>

黎本刊刻以来，一方面被后来几乎所有的影印行为不约而同的选为底本，一方面又不免受到各种希望见到 50 卷本原貌的人们的指责。傅增湘云：

<sup>①</sup> 据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“《古逸丛书》本”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校录。

“取黎氏翻本勘之，卷第凌乱，注文脱失，不可胜计。兹举其最大者言之：宋刻原为五十卷，无所谓补遗也。黎刻本书四十卷后，别出补遗十卷，于是鲁氏编年之意全失，此一异也。宋刻与黎刻自卷一至十九，次第相符，下此则颠倒混淆。……此后逐卷参差，未可缕指，此二异也。宋刻每卷标题“杜工部草堂诗笺”、“嘉兴鲁豈编次”、“建安蔡梦弼会笺”。黎刻于书名或加‘增修’、或加‘集注’，或改题‘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’，或题‘黄氏杜工部草堂诗笺’，其下或单题蔡氏，或题鲁氏，或题临川黄鹤集注（蔡跋言为刻手删去），歧见杂出，不可致诘，此三异也。黎刻卷七第十二叶、卷十第十叶，卷十二第七叶、第十叶，其注文视宋刻无一字相合，意必宋刻缺页不可复得，于是后人乃望文生训，向壁虚造，以弥其失。减页数，并行款，强与下文衔接，此四异也。此外佚字夺文，订正者又数千焉。忆昔年遇杨惺吾于海上，语及《古逸丛书》，谓其中惟草堂诗笺原本最劣，当时力阻星使，竟不见纳，异日必为通人之诟。余扣其故，笑而不言。由今观之，乃知其谬至于此极也。”<sup>①</sup>

其实，将黎本与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上海图书馆藏之元本（即“影元本”）对照可知，傅增湘提出的卷次颠倒、首尾题名、蔡笺异文等问题，皆是40卷本产生时既成的错失，并非此次刊刻之误：

1、两本诗歌次序完全相同，诗句及注文的位置也保持一致。

2、40卷本系统每卷首尾的书名的各种变化，两本皆保持一致。如：第五卷卷首偶题为“集诸家注杜工部草堂诗笺”；第十五卷末，以单鱼尾下题“卷第十五”四字刻入诗句末行以省版面；补遗卷6与第十五卷末出现相同处理，鱼尾花型略有改动，下还刻有阴文“补遗”二字。这些独特的处理，两本完全相同。然书名下的题名，黎本多有遗漏，这与序言中所云“梓人木邨嘉平病其不一，仅存正补两首卷题名外，余皆削去，使归一律，而将行款逐卷移前”相合。

3、“影元本”有大量误字为黎本所无。

4、“影元本”有少量诗句遗漏，黎本存。

5、“影元本”有“传序碑铭”1卷，黎本无。

可见，黎本刊刻时很好的保持了40卷本系统的原貌，且在一些细节上甚至优于元本。随着后世诗歌系年及生平考证的不断深入，次序的混乱是可以补救的。40卷本的流传至少保留了蔡笺的几乎全部注文。无论如何，50卷本的各残本能在今日得以拼合，是种极为偶然且幸运的事情。如果没有40卷本的流传，从南宋以来近千年的岁月中，蔡笺可能永远从杜诗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；如果没有黎本的覆刻，蔡笺亦无法在几百年间，成为学者案头较为易得的注本之一。黎氏之功亦不可磨灭。

（责任编辑：闫丽）

<sup>①</sup> 傅增湘《藏园群书题记》，1989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第588页。